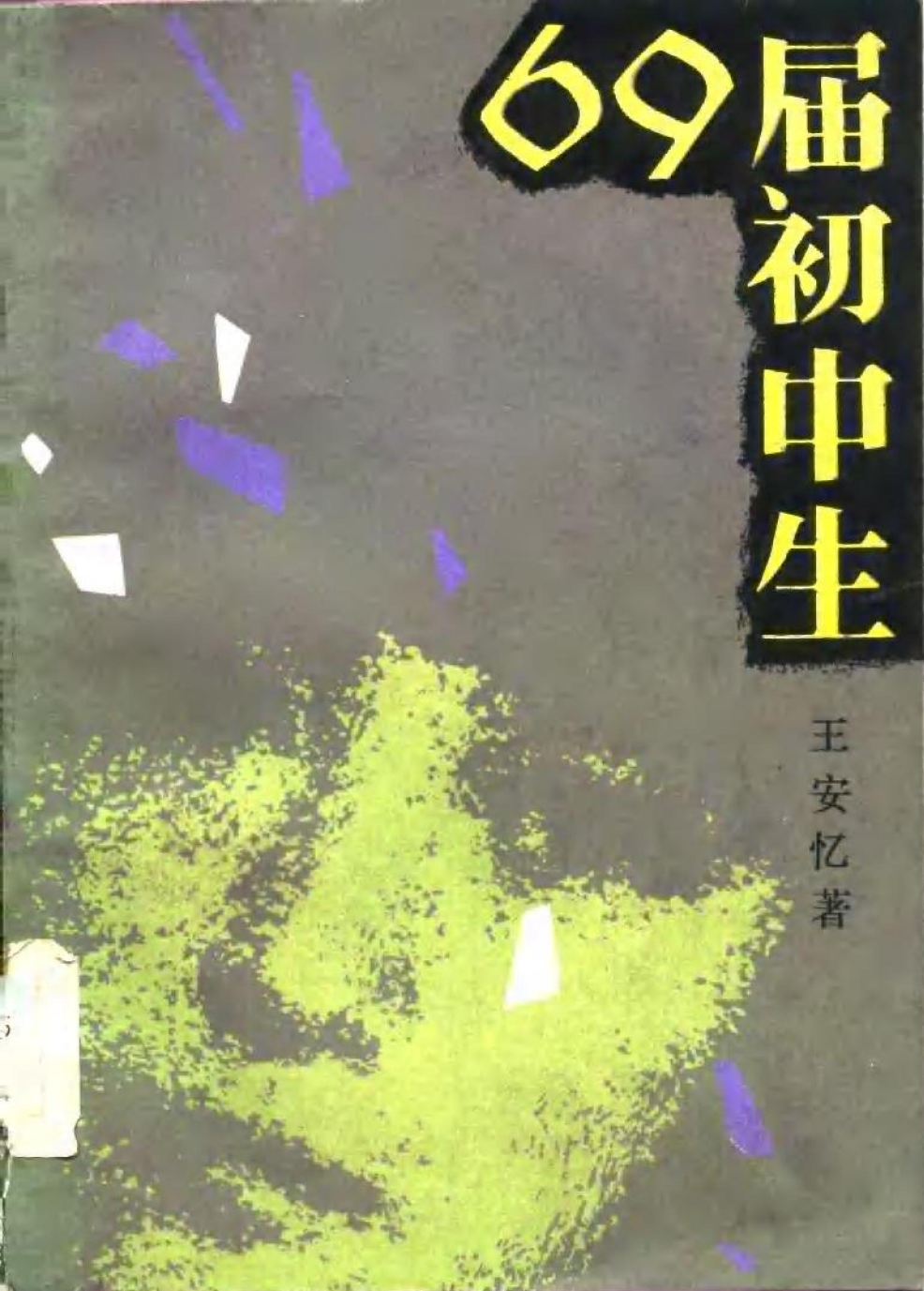


69届初中生

王安忆著



86
I247.5
1939

3

69届初中生

王安忆著

Bk22104



B

309028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王安忆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它用69届初中生雯雯的眼睛，写出了她对自己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期生活的观察和感受，以及她在这二十八年的经历。二十八年的时间不算长，雯雯的经历也不算复杂，作品就从这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刻划出公私合营、反右派、大跃进、三年自然灾害、文化大革命在这一代人心中刻下的深深的印痕，阐发了生活的哲理。

看上去淡淡的、悠悠的、平缓、朴实、细腻，想起来却真真的、深深的，这在王安忆的中短篇小说中已经形成了她的特色，这部长篇集其创作特色之大成，风格独具，情思悠悠，堪为一读。

插 图：夏 葆 元

封面设计：吕 敬 人

69 届 初 中 生

王 安 忆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售

*

787×1092 1/32 12.25 印张 6 插页 240 千字

1986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—15,000 册 定 价 1.80 元

第一章

妈妈天不亮就走了，天黑才回来，雯雯见不到妈妈；爸爸天黑了才起来，天亮才睡下，雯雯也见不到爸爸；雯雯哭了。

阿宝阿姨一边颠着雯雯，一边告诉她：“妈妈去上班，爸爸在写字。”

小姐姐菲菲扯着阿宝阿姨的衣角，补充道：“爸爸妈妈在工作。”

爸爸妈妈都在忘我地工作，每个人都在忘我地工作，这是一个忘我的时代。

这一年里，雯雯终于懂得了“我”，知道了“我”是谁。在这之前，她只会说：“雯雯要。”“雯雯饿。”如今，她会说：“我要。”“我饿。”“我听见。”“我看见。”“我知道。”或者是“我不知道。”

雯雯是先认识别人，然后才认识自己的。

眼前是黑暗，她正茫然，正气愤，正不知所措，却被一团温暖包裹了。这温暖很巨大，无边无际，柔和地包围着她，使她的手、脚、脑袋、身体，都有了依傍。她安心了。接着，一个柔软的东西碰在了她的嘴上，她含住它，吮吸它，那温暖便流入并注满了她的全身。她惬意地合上了眼睛，却还悻悻地、不肯罢休地抽动着鼻翼。她睡着了——以后，她知道了，这一片温暖的境地，叫作妈妈。

她好好儿地躺在那儿，骤然间，腮帮上感到一阵刺毛。她很疼，很委屈，要哭，那腮帮却又被无端地挤压了一下——这是爸爸。爸爸的爱抚，使得她在一个较长时期内，老是绵绵地流着口水。

那温暖的境地，很快地就与她疏远了。代替那境地的是一种轻轻的荡漾，和着一种轻轻的声音，那是拖长的，曲折的，有高有低，有紧有慢的一种声音，比说话要悦耳。后来她知道了，这是唱，唱的是“小别重逢梁山伯……”而她又听成是“小兵冲锋梁山泊……”一直到她很大，她还以为这是一支冲锋陷阵的歌。在那悦耳的声音伴随下，她被轻轻摇晃着，雪白的天花板，浅蓝的墙壁，墙壁上一个嘀嘀嗒嗒响着的東西，和她一起晃着——这是阿宝阿姨。

她的腋下还常常被一种软弱而又固执的力量箍紧着。这时候，她的腰间会感到一阵凉飕飕，衣服被提了上去，裤子却垂了下来。她的脸紧紧地贴在另一张脸上，那脸上有一双细细弯弯的眼睛，两片红红的嘴唇，这嘴唇老是无休止地亲她。有一次，在这种腰间凉飕飕地箍紧时，天蓝色的墙壁，还有那嘀嘀嗒嗒的东西忽然翻了个个儿，而那棕色的一

细条一细条的地板，却贴在了她的脸下。她被这迅疾的调整吓慌了，忘了哭。此后，她的两肋就不常被箍紧了。那细细弯弯的眼睛却仍然贴得很近地看她，她也看她。这种太近距离的凝视使得她的两个眼珠子永远努力着往中间靠——这是姐姐的功绩。

天暖了，雯雯的衣服开始一件一件往下脱，她可以自由地挥舞着手，踢着脚。她可以毫不困难地看见自己的手，看见自己的脚。并且，可以随意地把手塞进嘴里，用牙床啃着，那牙床不知为什么有点发痒。假如她愿意再稍稍花点力气，便可以把脚也塞进嘴里，帮助手一起磨擦牙床。

她对水不再惧怕了，洗澡成了每日三次的功课。不冷不热的水从身上滑下去，象是一阵熨贴的抚摸。她踢腾着水，笑着，叫着，当被从水里提起来时，她愤怒地哭了。她哭着被擦干，敷上一层白粉，被放在小车里，小车被推到院子里。有时候，院子的门被打开，车子推进了一步，出了院子，面对着宽大的弄堂。她把手塞进嘴里，不再哭了。

弄堂里很安静，所有的门都关着，院墙上探出几枝藤叶，几朵花。

大门对着一排黑漆的高篱笆。篱笆里升起尖尖的楼顶。隔一会儿便传出一阵铃声，还有隐隐约约的歌声。她静静地听着，可姐姐不时地要来打搅她。

“雯雯，喝桔子水。”她捧着一个奶瓶，将奶头往雯雯嘴里塞，那是一个橡皮的奶头，与妈妈的奶头全然不是一回事。橡皮奶头里流出的只是奶，桔子水，葡萄糖水，米汤水。

雯雯坚决地推开奶瓶。她宁可吮自己的手，也不愿吮

那橡皮的玩艺儿。

隔壁院子的门开了，跑出来一个人，和霏霏一般高，一般大，不同的是他头发很短，只有前边一缕是长的，搭在眉毛上。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，方方的，桔红色的东西，不时将它伸进嘴里，然后便发出一声响亮的“呼——”他向雯雯走来，将那桔红色的东西伸到雯雯嘴边，说：

“吃。”

霏霏说：“雯雯不吃。”

雯雯伸出舌头小心地碰了碰那东西，她感到舌头被扎了一下，赶紧缩回舌头。可舌尖上却留下了一丝沁凉甜蜜的快乐。

“好吃，吃。”他弯着腰，一手撑着膝盖，一手握着那奇怪的长方块，伸在雯雯嘴边。

“不吃！雯雯不吃！”

雯雯又伸出舌头，舔了舔那桔红色的东西。

“让我抱抱好吗？”他进一步提出了要求。

“不让！”霏霏骄傲地说。

“就抱！”他用嘴含住那桔红色的东西，腾出手上前箍住雯雯的腋下——这箍法与霏霏也是相同的。

霏霏扑上去，拖住雯雯的脚。

他使劲把雯雯拖过去。

霏霏使劲把妹妹拖过来。

雯雯哭了，声音宏大而嘹亮，这境地是太悲惨了。阿宝阿姨闻声赶了出来，雯雯伤心地抽噎着。

“乖宝，不怕！”阿宝阿姨抚慰着雯雯，同时呵斥着那蛮

不讲理的人，“小赤佬，作死！”

那隔壁的门里，忽又跑出来三个人，比刚才这个略高一点，或是略矮一点，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，方方，桔红色的东西。他们四个对着阿宝阿姨一起跳着叫着：“抱过了，抱过了！”

阿宝阿姨相骂着：“小鬼头，小赤佬！”

乖乖扯着阿宝阿姨的衣角，助着威：“坏蛋！强盗！”

雯雯哭着，眼睛则盯着那伙人手里的东西。她知道了那滋味：甜的，凉的，象被针扎了一下却十分好受的。她远远地无望地用手指着。

阿宝阿姨牵着乖乖，推着雯雯，关上院子的门，来到弄堂口，对着马路，站着。

雯雯惊异地睁大了眼睛：这么多的人，各式各样的，高的，矮的，大的，小的，长头发的，短头发的，没有一个重样的。从这边往那边去，从那边往这边去，去了再也不回头，而人却一点不见少。源源不断，源源不断。除了人，还有那么多怪东西：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大盒子，里边也装满了人，叮叮当当地跑着，或者是嘀嘀嘀嘀地跑着，跑得飞快。雯雯眼花缭乱了，看多久也不腻烦，不哭也不闹。人家都夸她乖。

弄堂口，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木板房子，里面放着几张桌子，几条板凳，坐着一些人在吃东西。门口架着一个大铁锅，滋滋地唱着，锅边团团地围着白汽。一个人腰里围着块白布，站在锅边忙着。他不时走到雯雯跟前，对着雯雯笑。这人笑起来脸上会出现很多很多条纹路，密密的，深深的，

黑黑的。雯雯有点怕，总要往后缩。他说话的声音跟别人很不一样。他管雯雯叫“妞妞”。

“妞妞真乖！吃包子不吃？”他手里拿着一个黄灿灿的圆东西，恐怕就是那个“包子”了。

“她吃不来，牙还没出呢。”阿宝阿姨代她回答。

“这妞妞真好啊，雪白雪白，象个粉团子。一点儿不闹人哩。”他把脸凑到雯雯脸跟前，一脸皱皱巴巴的纹路，雯雯直往后躲。

“在家里可吵了，喜欢看热闹呢！”阿宝阿姨将雯雯换了一只胳膊，让她和那皱脸更贴近了一些。

“这小囡长得好咪，象一只洋娃娃。”一个和阿宝阿姨一样高的人走过来。她的头发很长，披在肩上，穿着红衣服，绿裤子，对雯雯眯眯笑着，还伸手摸了摸雯雯的腮帮。雯雯笑了，可是阿宝阿姨却变了脸色，骂道：“神经病！”抱着雯雯，牵着霏霏，快步走了回去。

慢慢的，雯雯对弄堂口，对弄堂前的马路，熟悉起来了。

她认识了那叮叮当当跑着的盒子，那嘀嘀嗒嗒跑着的盒子，她统统把它们叫作“巴巴乌——”

她知道了桔红色的，又甜又凉会扎人的东西，是装在店门口那个天蓝色的，嗡嗡作响的箱子里的。她一到这箱子旁边，就充满期望地看着阿宝阿姨。

她知道了“包子”的滋味儿。她那牙床发痒的地方顶出几个小硬粒儿的时候，她尝过了一次。那是需要花点力气才能吃下去的。那味道她觉不出太多，只觉得努力嚼动的快感，她喜欢咀嚼。

她见了喊她“妞妞”的人不再害怕了，却知道应该害怕的是那个穿红着绿的女人。她是神经病，神经病是什么，她不知道，只知道神经病是十分吓人的。

在弄堂口，最快活的时刻，是在人群里看见了妈妈。

偎依在妈妈怀里，同偎依在别人怀里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妈妈怀里，她才觉得安心，觉得安全，觉得快乐，觉得心安理得——这才是自己的所在，真正的所在。再没有比妈妈的爱抚更丰富、更多样的了。妈妈用头顶着雯雯的头；妈妈挨个儿亲着雯雯所有的手指头和脚趾头；妈妈把雯雯举得老高老高；妈妈让雯雯骑在腿上，骑马似地颠着，一边颠，一边唱：

“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，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呀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。”雯雯唱。

“妈妈忙啊，要看稿子呀，好多好多的稿子啊！”妈妈告诉雯雯。

“啊，啊！”雯雯答应妈妈。

“爸爸在写书呢，写一本打仗的书呢！打淮海大战，打蒋介石……”

“呀呀。”

“雯雯只好受点委屈啦，对不起啦！”

“啦啦！”

两人谈得很投机。妈妈的话，雯雯全懂；雯雯的话，妈妈也全懂。雯雯发出的第一个音，就是“妈——”

然后是“爸——”。这不难，会了“妈——”；只须把嘴唇

碰响，便是“爸——”，爸爸总要比妈妈喧哗一些。就好比，妈妈亲雯雯，没有声音，悄悄的。爸爸亲雯雯，则非常响亮：“咂！”妈妈抱雯雯，抱多久都嫌不够。爸爸抱雯雯，把雯雯搂得很紧很紧，可不一会儿就放下了，甩着手腕叫道：“累死了！累死了！”

然而，无论妈妈，还是爸爸，和雯雯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，他们很忙。雯雯绝大多数的时间，都是和阿宝阿姨在一起。她跟着阿宝阿姨学话，阿宝阿姨说什么，她学什么。阿宝阿姨唱：“小别重逢梁山伯……”她跟着唱：“小兵冲锋……”阿宝阿姨说：

“你是嗲妹妹。”

雯雯也说：“你是嗲妹妹。”

阿宝阿姨说：“你的肚肚饿吗？”

雯雯回答：“你的肚肚饿。”

阿宝阿姨说：“你要困觉觉了。”

雯雯回答：“你不要困觉觉。”

阿宝阿姨拿起雯雯的小褂子：“这是谁的？”

雯雯说：“雯雯的。”

“雯雯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雯雯是你呀！”

雯雯笑了：“雯雯是你呀！”

阿宝阿姨很犯愁，雯雯不知道“我”是谁。心想：这孩子会不会是呆子？可又不象，眼睛很灵活，说话很清楚，小小的人，居然会唱：“小别重逢……”她认为雯雯唱的一定是

“小别重逢……”

忽然有一天，阿宝阿姨问她：“雯雯要喝牛奶吗？”

雯雯清清楚楚地回答道：“我要吃糖糖。”

阿宝阿姨喜出望外，晚上特地告诉雯雯妈妈：“吴同志，雯雯晓得说‘我’了。雯雯，这是谁的妈妈？”

雯雯清清楚楚地回答道：“我的妈妈。”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雯雯的妈妈。”

妈妈在雯雯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就睡觉了。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，并且，她很累，太忙了。

阿宝阿姨不免有点失望，抱着雯雯回到自己屋里，继续帮助雯雯巩固着对“我”的认识。

“雯雯要困觉觉了吗？”

“我不困觉觉。”

“雯雯是哪个小囡呀？”

“雯雯是我呀，我是雯雯呀！”

二

雯雯的牙齿全出齐了，可以轻松地吃生煎包子了。除了包子上那块烤焦的底子以外，全能吃下去了。她喜欢在弄堂小板房里吃生煎包子，她喜欢那叫她“妞妞”的老人，她叫他山东爷爷，大人都叫他老山东。山东爷爷见雯雯来吃包子，总挑煎得最黄，皮儿最薄，馅子最多的包子给雯雯。有一回，还不顾阿宝阿姨的反对，硬给雯雯吃了一小滴醋。雯雯咧开嘴，皱起眉头，直摇脑袋。阿宝阿姨在老山东背上

啪啪地拍着：“要死了，害我们囡囡吃苦头。”

山东爷爷呵呵笑着：“吃包子不蘸醋有个啥滋味儿？”

雯雯咧过嘴，摇过头，却又要求再吃一点醋。她好象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滋味儿都不舍得放过，不惜花尽全身的力气和解数。比如，看见爸爸妈妈在吃甘蔗，她也要吃。妈妈说：

“好孩子，你啃不动的，吃苹果，好吗？”

她坚决地推开苹果，向甘蔗伸着手。

爸爸说：“给她吃，吃不动就罢休了。”

可她一点儿不肯罢休，百折不挠地对付着一截甘蔗，从头上啃，从侧面啃，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流着，她便去舔手腕。

阿宝阿姨由不得地赞叹道：“雯雯的牙好。”

雯雯的牙出得又齐又好，牙床再不需要用手去磨擦了。能吃生煎包子，甚至能啃甘蔗了。吸吮奶头对她早失去了魅力。可她仍然吃手。沉思着，握着拳，吸吮着右手大拇指的第一个关节，以至这里长出了一个厚而柔韧的疙瘩。

大人们千方百计要帮助她改掉这个坏习惯，在那疙瘩上涂辣椒水、紫药水、贴胶布。把她的手从嘴里拖出来，甚至打她的手心。可是全然无效，她吃得比过去更厉害了。玩累了，或是玩腻了，一旦安静了下来，便不由自主地把手塞到了嘴里，一边吸吮，一边想着什么。她确实是在想着什么。吃手可以帮助她思索。

她在想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她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她自己是知道的，只不过不会传达。而当她会传达的时候，却又知道了。别人只知道，有时候她吃着手，忽然把手拿

出来，说道：“一只鸟。”碧晴的蓝天上果然正飞过一只鸟。有时候，她吃着吃着忽然说：“一只虫。”地上果然正蹒跚爬着一只蚂蚁，负着一粒沉重的面包屑。有时候则说：“一个人。”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走着。

阿宝阿姨说：“雯雯，别吃手了，到前门口玩一会儿吧。”于是，雯雯打开院子门，在门口对着弄堂站着。弄堂里一个人也没有，黑篱笆里边有歌声，笑声，铃声。她就扒着篱笆，从篱笆缝缝往里望。

这是一个中学校，里面的学生都是女的。她们排队，做操，跑步，跳高。她们非常爱笑，经常无缘无故地笑，一个人笑，其余的人都跟着笑，嘻嘻哈哈。笑得连雯雯也想笑了。有一回，黑篱笆上忽然敞开了一个门，女学生们排着队从门里跑出来，从院子门前跑过，从雯雯身边跑过。

雯雯愣愣地站着。那么多人，全是陌生人，潮水似地涌出来，从她面前奔腾而过，这叫她很害怕。她想回转身去，可舍不得离去。这时，队列中忽然跳出一个女学生，穿着花格子背带裙，活泼地向雯雯跑过来，伸出手要抱她。雯雯赶紧转过身，逃进了院子。她气喘着，心跳着，觉得是遇到了很大的危险。她把门紧紧关上，门外响着沓沓的脚步声，银铃般的笑声，门外有很多人。她小心地把门开了一条缝，往外张望，一直望到最后一排人跑过，黑篱笆门重又关上。弄堂里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雯雯好冷清，她天天盼着星期天。最快乐的就是星期天，爸爸妈妈终于在家了，尽管他们常常要加班，可是两个星期天中，总有一个星期天是在家的。爸爸妈妈带霏霏雯

雯雯上街，看电影，逛公园，买玩具，吃东西。妈妈总是尽力使雯雯快乐：

“雯雯，要这个娃娃吧？”

娃娃戴着花帽子，穿着花裙子，脸蛋儿红扑扑的。可是雯雯不满足，还想要更好的。她摇摇头。

“小汽车？”

小汽车滴溜溜地跑着，灯一亮，转弯了。可是雯雯还是摇摇头。

“小锅小碗吧？”

锅，碗，瓢，勺，一整套办小人家的用具。雯雯摇摇头。

“你要什么呢？”

雯雯自己都糊涂了。

“什么都不要？”

“不！要。”

“要什么，说呀！”

雯雯唯恐什么也得不到，赶紧点了一盒极普通的积木。走出玩具店时，她忽然哭了起来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爸爸问妈妈。

“谁知道啊，乐极生悲。”妈妈也不高兴，感到很扫兴。

雯雯哭得很有点伤心，她对这一天的要求是过高了，简直无穷无尽，无边无际，以至于自己都弄不清究竟想要什么了。妈妈看见雯雯哭得可怜，便抱起她，温存地抚慰了一番。在妈妈怀里，雯雯终于得到了满足，于是便安静了下来。

渐渐的，妈妈也觉出了雯雯的冷清，和爸爸、阿宝阿姨

商量，让雯雯进幼儿园，她已经三岁了，可以进幼儿园。雯雯很兴奋，乖乖也兴奋，不断地向妹妹介绍情况：

“幼儿园有很多很多小朋友。”

“真的啊！”

“有很多很多玩具，积木好大好大，在地上搭的。”

“真的啊！”

“每天吃钙片，喝豆浆。”

“真的啊！”

“我们还上图画课，手工课，唱歌课。”乖乖热情地宣传着幼儿园的好处，全然忘记了刚进幼儿园时，每日里啼哭不止，一边哭，一边说：“我还小呢！我还小呢！”好不凄惨。

“我也要去幼儿园。”雯雯急不可待了。

去幼儿园的这一天终于到了。幼儿园的小车子到家门口了。这是一辆普通的三轮车。只不过在周围加了一圈绿色的栅栏，栅栏里坐着一个老师和许多个小朋友。踏三轮车的叔叔把乖乖雯雯抱上车子。车子里都是陌生人，只有一个乖乖是熟悉的，可乖乖挤在人群中，显得那么小，那么没力量，那么依靠不得。雯雯有些怅惘。车子开了，阿宝阿姨站在门口，远远地喊：

“雯雯听老师话啊！雯雯不要哭啊！雯雯乖，雯雯不哭！”

阿宝阿姨提醒了雯雯，她哭了起来。

乖乖拉着雯雯的手，劝道：“雯雯不哭，多难为情啊！”可劝着劝着，自己也忍不住哭了。

紧接着，一车的小朋友，全都哭了起来，此起彼落。就

这么热热闹闹地哭了一路，开进了幼儿园。

绿色的草坪，五颜六色的鲜花，蝴蝶飞来飞去。滑梯、秋千、跷跷板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水池子。奶黄色的楼房，谁在弹钢琴，叮叮咚咚。房间里有着许多蓝色的小桌子，小椅子，许多小朋友，全是陌生的。

雯雯紧紧地拉着霏霏的手。霏霏把她领进小班，交给小班的老师。老师说：“雯雯，这是你的位子，坐下吧。”

可雯雯不坐下，拉着霏霏的手。霏霏走一步，她跟一步，走两步，跟两步。霏霏急了，掰她的手，雯雯不得已松开了，霏霏逃跑似地跑回了自己的大班。雯雯噘着嘴坐在小椅子上，老师弹琴，让大伙儿拍手，她不拍；让大伙儿走成一个圆圈，她不走。坐在那里，象是在生气。老师和她说话，她不理；小朋友要和她拉手，她把手背到身后。吃午饭的时候，她跟着队伍走进饭厅，一眼看见了霏霏。二话不说，径直向霏霏走去，要和霏霏挤坐在一把椅子上。霏霏说：“你是小班，在那张桌子上吃饭。”雯雯不搭理。霏霏推雯雯，雯雯岿然不动。霏霏毫无办法，哭了。老师也没有办法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商量了一下，只能暂时让雯雯跟着姐姐在大班里呆几天。

这么着过了几天，雯雯总算勉强习惯了下来，愿意回到小班，跟着大伙儿唱歌、排队、做操了。可是，她仍然和小朋友们很疏远，她不知道该怎么才能熟悉起来。红红她们在办小人家，她站在一边，满心希望受到邀请，可她们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白等了半天。豆豆他们用积木造大房子，她蹲在一边，很想和他们一起造，可他们不叫她，她也不好插